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第七回 假三千債搶三百銀強徒得意 打五巴掌換五擔米鄉老便宜

且說區爵興當下對貴興道：「如果約了多人攔路搶奪，非但旁人看見要抱不平，就是說起來，凌府上的人出來行搶，也不好聽。我有一計，卻要寫一張借票，寫著：『康熙四十八年，梁朝大因買受沙田，交價不敷，借到凌宗客銀三千兩。湊交田價，按月行息一分。』拿了這張借票，以索欠為詞，他若不認時，就搶了他的銀子。旁人也只知索欠，哪個敢來說我搶奪呢？」貴興大喜，一面叫宗孔去約人，一面叫爵興寫假票。寫好了，又取米塵彈染過那票子，成了舊色。宗孔已約到了凌氏一眾強徒，柳鬱、柳權、潤保、潤枝、越文、越武、越順、越和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、海順、美閒共十四人，分佈要隘，預備攔截。

也是天來合當有事，倘使他兄弟收了帳，就在茶村叫了船，一逕到省城去，他就沒事了。偏偏想著一樁什麼事來，要回家去走一遍。又因為收了三百兩銀子的帳，帶在身上，走路不便，就叫了一隻小船，搖到譚村來。

那船將近碼頭時，天來在船上，遠遠望見碼頭旁邊茶亭裡面坐著一人，正是凌貴興，手搖摺疊扇，左顧右盼。天來暗暗吃了一驚，忙將三百兩銀子，與君來分纏在身上。唉！梁天來這又失著了！他既然見了凌貴興，明知道凶多吉少，就應該叫船家回轉船頭，搖到省城去，也就沒事了，卻偏偏還要投到虎口裡去。等船攏了碼頭，付了船錢，就捨舟登陸。只見凌貴興在茶亭裡面，一搖三擺的迎了出來，天來兄弟，要假裝不見，掠了過去。貴興哪裡肯放過，高聲叫道：「梁老表台！請了！」天來兄弟也只好與他招呼。

只見他笑吟吟的走將過來，眉目間卻帶著三分殺氣，左有獐頭鼠目的區爵興，右有豹頭環眼的凌宗孔。一個是做眉弄目，一個是擦掌摩拳，天來只得也說聲「請了，」便欲走過。貴興道：「梁老表台！久不相逢，何必匆匆要去？弟有一事奉問呀！」天來只得站定了，問道：「不知有甚事見教？」貴興道：「從前姑丈那一筆帳，不知幾時可以清還？」天來愕然道：「先父有什麼帳目未清？」宗孔冷笑道：「姪老爹！是不是呢？我明知他是要賴的。喜得字樣沒有遺失，何不拿出來給他看呢？」貴興在身邊取出那一張假票來，笑吟吟的遞與天來道：「這是姑丈字跡，想老表台也還認得！」天來接來一看道：「字跡對不對，此時且不必說，但是既然有了這筆帳，當日在南雄拆股的時候，何以不拿出來算清呢？」君來大叫道：「哥哥！還有工夫同他講理！這種借票，要還也可以，大家請到大王廟去，鳴鐘擊鼓，當著菩薩，我就如數交還！」

看官！看了君來這句話，好笑麼？哪裡有什麼大王菩薩，來管你這閒帳呢？不是這等說，在當日那迷信鬼神的人，大有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的神情。他肯叫出這句話來，正表得他是正直無私，不是賴帳人呢。不比得近來風氣漸漸開了，迷信的人，漸漸少了，在熱心世事的人，他還在那裡暗暗歡喜呢！他說好了，好了，把這神權打破了，我們中國的民智要開起來了，聽天由命的話頭抹煞了，實心辦事的人就多了，不知剛剛不是這樣說，這就叫做出人意外之事了。怎麼叫做出人意外呢？那一班奸詐狡猾之徒，他知道了鬼神是荒誕的，迷信是沒有用的，他卻不肯在嘴裡說出來，等到遇了機會，他還要借著那賭神罰咒，去行他的偷盜拐騙呢！

閒話少提。且說當下區爵興搶上一步說道：「你二位也不必強辯。也不必動怒！論理，祈伯同你二位是姑表至親，雖然古語有『父欠子還』之說，祈伯本來念著親情，一向不曾提起，倘使沒有緩急，莫說是三千，就是三萬，也不要緊。無奈祈伯近日要置辦贍族義田，還少三千銀子的田價，所以才來商量，不然，你想象祈伯那種肯置義田贍族的仁慈君子，他肯為了這區區三千銀子，失了和氣麼？此刻你兩位一個強辯，一個動怒，在祈伯原不要緊，只怕他凌府上各兄弟子姪，也要不答應呢！」天來未及答話，貴興也未開言，宗孔便道：「區表台的話不錯！」說罷便睜圓怪眼，大吼一聲道：「眾叔姪兄弟在哪裡？」天來見神色不對，忙向君來遞個眼色，意欲叫他逃走。誰知宗孔吼聲未絕，早見左有柳鬱、柳權，右有潤保、潤枝，前有越文、越武，後有越順、越和，一齊跳將出來。貴興、爵興、宗孔早跳在茶亭外的石凳上，宗孔在貴興手上，取過摺疊扇，拍的一聲開了，揚了一揚，大叫道：「快捉住賴債賊，搜查起來！」八個人一擁上前，將天來兄弟捉住，將身上所帶三百兩銀子，盡情搜了出來，毆了一頓，方才放手，簇擁著貴興而去。天來兄弟，抱頭鼠竄而逃。

誰知到了一個轉彎去處，走得急了，同一個來人撲個滿懷，抬頭看時，正是海順。海順大叫道：「賴債賊在這裡了！」叫聲未絕，只見美閒、宗孟、宗季、宗孝、宗和，一擁而來，把天來兄弟圍住，拳腳交下，又打了一個痛快，方才呼嘯而去。趕上貴興，一同簇擁而回。

貴興當中坐下，爵興在左，宗孔在右，其餘分列兩旁坐下。

貴興便要論功行賞，爵興遞過一件東西來道：「賢姪且收好了。」貴興接來一看，卻是那張假借票。爵興道：「賢姪給他看了，又不即刻要回來，我在旁邊已是暗暗著急，幸得圍住他時，他慌了手腳，落在地下，被我順手拾了。這東西落在外面，終究不好，我們收起來，將來還有用處。」貴興大喜，吩咐把三百兩銀子秤開了，柳鬱等以下，每人十兩，尚餘一百六十兩。宗孔平生辦事出力，爵興計策有功，各得七十兩。下餘二十兩，置辦肥魚大肉，美酒佳餚，敘飲慶功，歡呼暢飲了一夜。

可憐天來兄弟，被毆之後，一步一拐，捱到家中，卻是痛苦了一夜。凌氏問知底裡，十分心痛，也是無可如何。養息了幾天，傷痕好了，就到省城去照料生意。過了數月，天來回家省母，就在家中住了幾天。一日偶然出外閒走，卻又冤家路窄，遇了貴興。原來貴興自從糾眾搶銀之後，甚是洋洋得意，覺得這個玩意兒，很有趣味。雖然不是為錢財起見，然而想起那一天的情景，猶如出兵打仗一般，自己是元帥，左有軍師，右有護衛，號令一聲，四面伏兵齊起，那張石凳，猶如將台一般，站在上面，好得意！終日坐在家裡，實在悶得無聊，怎能夠時常有這個玩意兒，玩玩就好。他終日存了這個心思，這天又在路上遇見天來，暗想天來屢次被我凌辱，當在晦氣頭上，怎麼倒覺得他的臉上精神煥發呢！此時能再打他一頓便好，只可惜沒有帶人出來，若要自己動手，又恐怕打他不過。

正在躊躇之際，忽見他族叔易行，左手提著糞箕，右手執著糞鉤，遠遠行來。貴興向來最憎厭他的。此時用人之際，不免招呼，遂閃在一旁，叫道：「叔父辛苦了！許久不見，近來好嗎！」易行走近一步道：「一雙白手，做這最賤的營生，哪裡還有意可得呢？除非你賢姪照應我，或者就可以好點了。」貴興道：「我此刻正要靠著叔父的一雙白手，包管馬上就可以發財。」易行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貴興道：「梁天來現在前面站著，叔父代我去打他一頓，我重重的謝你。」易行搖頭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天來同我有恩無怨，我如何下得手？」貴興聽了，大為不悅。恰好宗孔走到，問是甚事，貴興告知一切，宗孔對易行道：「哥哥好沒思量！姪老爹是自己人，天來是外姓，縱然你受過他惠，今者何在？莫說姪老爹說了要謝你，就是不謝，這個差事也要當的呀。你看你這糞箕裡，還是空的，天色要晚了，你拿甚麼好換錢？難道好向梁天來去討麼？」易行躊躇了半晌道：「不知打了之後，怎麼謝我？」貴興道：「打一下，謝你一擔米，你有本事打一千下，就是一千擔米！」宗孔道：「你聽，你聽，你不打，我去動手了！」易行道：「我去，我去。」放下糞箕糞鉤，想了一想，走到陽溝旁邊，掏了一手污泥，在臉上塗了一塗，逕奔天來，舉手照臉就打。天來正在站在那裡閒看，忽見一個漢子，滿面污泥，對著自己奔來，還疑心是個癡子。忽視他走近身旁，兜臉就是一巴掌，嚇得天來不得主意，呆了一呆，接連就是兩三掌，天來掩面逃走。照易行的氣力打天來，就是打一千下，也還有餘。只因他受過天來的恩惠，良心未曾盡喪，所以用污泥塗了臉，也是恐怕天來認得出他來。等到動手時，只打了幾下，手就軟了，天來不走，他也打不下來了。所以天來一走，他也就追不。翻身來問貴興道：「打了幾下，賢姪有數著麼？」貴興大喜道：「五下五下，叔父且先回去，五擔米我就叫人送來。」

易行歡歡喜喜，提了糞箕，拿了糞鉤，回到家去，見了妻子鄭氏，便道：「娘子！快去收拾那屋子裡的零碎東西，有五擔米就送來了！」鄭氏又驚又喜道：「五擔米哪裡來的？」易行將上項事一一告知，鄭氏聽了，對著易行兜臉就是一巴掌，大哭大喊起

來。

不知為著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